

大山百灵 (报告文学)

□邢建军

一有闲暇,赵丽娟就要回到大山深处,回到自己的艺术原乡。

平山县西部深山区的合河口乡王家坪,那青青瓦舍,黛色山峦,潺潺溪流,还有清脆的鸟鸣,悠然白云,无不牵着她的心魂。

她更喜欢与老家的父老乡亲攀谈,听她熟悉的山里乡音,那亲切动听平山山地的“吴依软语”,让她陶醉。

1989年出生的赵丽娟,是石家庄非物质文化遗产闫三妮民歌代表性传承人。这些年,她致力于传唱、传承闫三妮民歌,从家乡古老的文化元素中汲取营养,加以创新,使自己的歌声清澈辽远、清新自然,裹带着醇香的泥土气息,让家乡的传统歌谣飞出大山。

一

早春时节,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张灯结彩。乡场上,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表演专场正在精彩上演。

“你走你那个山梁喽我走我的沟,咱二人定记呀摆摆手……”高亢、清脆、多情的民歌,划破天宇,在北庄村上空传得老远。

剧中闫三妮的扮演者赵丽娟,以声达情,寄情于形,一招一式,颇具功夫,精心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山乡女子歌手闫三妮演绎得活灵活现。

平山,这是一方拥有诗意的热土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凿凿出了平山的悬崖峭壁、绵延山峦,在穿境而过的滹沱河两岸,土地肥沃,稻麦两熟。这里既有黄钟大吕、慷慨悲歌的历史文化,又有小桥流水人家的乡韵风情……在这块土地上,蕴藏着一种深厚的文化信号。

在平山深山区的合河口和蛟潭庄两个乡镇,祖祖辈辈流传着极富乐感的民间小曲。这种小曲亲切缠绵,如山涧清澈流水,抒情明快、委婉动人,但起源时间无从考证。当地老人们说,大约自1000多年前本地村落形成后,就逐渐有了这民间小曲。

而与赵丽娟老家近在咫尺,出生在杏树湾村的著名民歌歌手闫三妮,就是这民间小曲的传承人。

赵丽娟的家乡合河口,属于太行山区,周边全是巍峨的大山,村庄如同一枚棋子,镶嵌在绿色的山峦之间。因交通不便,这里落后,闭塞。但是,映入眼帘的却是满眼的青翠,高大的山峦上,杂树繁花,春天的时候,满山满坡迎春、杏花、山桃花,姹紫嫣红,如满天繁星,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这乡愁、乡韵、乡味,成为闫三妮以及赵丽娟她们共同的文艺母题。

站在山坡上,极目望远,总有一曲悠扬的旋律,在赵丽娟心头缠绵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在日寇入侵,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,平山儿女同仇敌忾、共赴国难,慷慨悲歌的精神得到了张扬。

杏花吐蕊,早春二月。平山县西部山区南庄村的一个农家小院,要参加八路军青年刘汉兴和父母告别,他胸佩大红花,十分英俊。这幅著名战地记者沙飞于1942年拍摄的《父母教儿打东洋,妻子送郎上战场》纪实照片,至今仍

陈列在西柏坡纪念馆里。

临走了,母亲还在依依不舍地嘱托着,而他的妻子则露出依依不舍且有些羞涩的微笑。战争,没有让老区平山的女人们走开。这些质朴的乡村妇女,虽然讲不出大道理,但深明大义。面对生死别离,她们选择了坚强与担当。

“最后一碗米,用来做军粮;最后一尺布,用来缝军装;最后的老棉被,盖在担架上;最后的亲骨肉,送去上战场……”看着印上了岁月痕迹已经发黄的老照片,那慷慨激昂的旋律便自赵丽娟心底飞出。

这首叫《支前民谣》的拥军民歌,当时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广泛流传。

每每夜深人静,赵丽娟便静下心来,与闫三妮前辈用心对话。赵丽娟的脑海里,就会浮现上个世纪的烽火岁月。

胜利归来,抗日军民举行庆功会。淳朴娟秀的蛟潭庄女子闫三妮演唱了《拥军谣》《快去把兵当》《自从来了共产党》等民歌。当闫三妮得知战斗英雄韩增丰只有二十来岁时,十分崇敬,随即演唱了现场编词的《三妮挥泪赞英雄》。

当唱到“最后的一位亲骨肉也送到战场上”时,闫三妮泪流满面。台下先是寂静无声,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婉转清脆的歌声,在太行山上传得很远。

二

同样出生在合河口乡的赵丽娟,与闫三妮民歌结下不解之缘。她从小喜欢唱歌,自幼拜师苦练,经过多年系统学习,成为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高才生。

闫三妮是河北省民间歌唱家,出生于平山县合河口乡杏树湾村,她的民歌都是用当地方言演唱。

赵丽娟经常耐心揣摩,用心研究闫三妮民歌。她经常哼着小调,寻找当年闫三妮的艺术感觉。抗战时期,闫三妮将家乡一带的民间小曲唱响了晋察冀边区,被晋察冀军民称为“太行歌王”。

赵丽娟老家王家坪与杏树湾村只有一山之隔,一样的乡音。但当时,从没用家乡话唱过歌的赵丽娟还是感到很迷茫,看到谱子,不知如何“张口”。通过谱子跟随旋律唱,始终表达不出歌曲的内在情感,反复唱还是觉得很不硬,于是开始四处请教。

在闫三妮孙子胡小平的帮助下,赵丽娟找到了闫三妮的原声录音资料。

“当时一听原声,恍然大悟,原来是这样的风格。”赵丽娟非常激动,感觉找到了!

参加工作后,赵丽娟多次回到平山老家,到驼梁、松坪、杨家庄、龙儿清、黄土台、大粮地等附近几个村,悉心请教会唱闫三妮民歌的老人。在同老人的交流中,赵丽娟学到很多闫三妮民歌的演唱技巧,同时真切地感受到了民歌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和魂。

在赵丽娟的案头,常年放着一本《闫三妮民歌》。她一遍一遍,循着书中闫三妮的故事探索,在潜移默化熏陶之下,心里种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。

为了了解闫三妮的故事和当时生活的情景,赵丽娟虚心向闫三妮孙子胡小平和孙女胡平英请教。胡小平告诉赵丽

娟,奶奶闫三妮的民歌演唱,也是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的。

1939年1月下旬,晋察冀边区举行文艺座谈会。闫三妮见到了音乐家李劫夫。当听到李劫夫讲民歌要在抗战中发挥更大作用,需要赋予它新的生命时,闫三妮困惑地问:“这是不是旧瓶装新酒的问题,是不是我要打破原来演唱的风格,把声音冲出瓶颈冒出瓶口?”

李劫夫大声说:“那就是最好的民歌!如果,你的歌声完全冲出瓶颈冒出瓶口,那就是歌曲创作的问题了,要用灵魂、用灵感演唱!”

闫三妮听后豁然开朗。自此,她的演唱风格发生了很大转变。她常常记着李劫夫说的“要用灵魂、用灵感演唱”的叮嘱。如今,优美深情的《支前民谣》依然被人们深情传唱。这首民谣,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洗礼,依然经久不衰。

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,当年,老区平山的女人们不分昼夜缝军衣、做军鞋、抬担架、救伤员,全力支援前线的情景就生动地出现在赵丽娟眼前……

三

“房高呀房低呀长荒蒿,因为盼盼你呀,踩成一道道……”

2021年7月,在北京第二十一世纪大采风年度盛典上,赵丽娟凭借一曲闫三妮民歌《你走你的山梁我走沟》打动了评委,获评中国当代德艺双馨艺术家。

2014年9月,参加“中国梦·民歌情”河北省首届河北民歌演唱大赛获一等奖。

2015年6月,参加“魅力乌拉特”西部民歌邀请赛,获最佳风采奖。

2020年3月6日,参与录制央视十套科教频道《中国影像方志》河北·平山篇。

……

在赵丽娟的日志里,记录着她的一路汗水和一路收获。

在赵丽娟的世界里,再没有比登台唱歌更让她开心的事情了。从小到大,只要有舞台可以歌唱,她就会开心无比。她对音乐的感觉也是与生俱来。还在上小学的时候,小丽娟在歌唱方面的天赋就开始显现。2000年,年仅11岁的赵丽娟在父亲带领下,找到了县城的一位专业音乐老师,开始了她的音乐生涯。

后来,赵丽娟在聆听各位专家老师的讲座中,不止一次听到了闫三妮的名字,这让她触动很大,让她意识到闫三妮民歌是最具代表性的河北民歌。

作为与闫三妮同乡的赵丽娟,深感责任重大。作为晚辈,她有责任有义务,将闫三妮民歌这一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艺术传承下去,发扬光大。

在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四年学习期间,赵丽娟在李慧敏老师的指导下,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,参加舞台实践,以及参加学院组建的合唱团,跟随合唱团分别在重庆、云南等地参加了中国金钟奖合唱比赛,每一次学习锻炼都为她唱好闫三妮民歌奠定了基础。

本科毕业后,赵丽娟考取了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研究生。读研期间,当时的河北省文化厅主办,省群艺馆和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,组织



赵丽娟。 卢白子 摄

“中国梦·民歌情”首届河北省民歌演唱大赛。得知消息后,赵丽娟积极准备,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演唱家乡的闫三妮民歌,并选定了《你走你那个山梁我走沟》和《半斤夜面推窝窝》。

在准备比赛期间,赵丽娟通过谱子学会了旋律。但只唱旋律发挥不出情感,反复唱还是觉得有些生硬。后来,在县文化馆老师的帮助下,她听到了闫三妮的更多原声录音,感受到了闫三妮民间艺术家真挚、朴实的演唱,真切地打动了她的心弦。

同时,在闫三妮孙子胡小平和孙女胡平英帮助下,赵丽娟了解了大量闫三妮生前的故事和当年的生活情景。

闫三妮当年从杏树湾,嫁到蛟潭庄村,她带动了乡亲们一起唱民歌。不管是烧火做饭,还是洗衣服、纳鞋底,她都哼唱着那些乡间小曲。闫三妮也能自己编出歌词,各种生活场景都能入歌,她用民歌唱出了平山人民最朴素的情感。

在这次大赛中,赵丽娟凭借天籟般的嗓音和扎实的功底,夺得了一等奖。这个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山里妹,引起了音乐界的广泛关注。

自此,赵丽娟开始深入研究、学习闫三妮民歌。她时常回味当年闫三妮和李劫夫关于冲破“瓶颈”的那段对话,反复提升自己,走出了自身瓶颈。

身为平山实验中学的音乐教师,她还在教学中带领学生多元学习,将民歌艺术带进课堂,让孩子们深入了解家乡传统文化。

如今,赵丽娟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地方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等各大媒体,她的歌声也走向了千家万户。

尽管赵丽娟已经走出大山,但她始终离不开合河口,离不开她生命的根系。即使是在功成名就之后,她也未有丝毫改变自己的本色。一有闲暇,她便回到大山深处,去感受那真切的生活底蕴,那里,有她熟悉的父老乡亲、婚嫁娶、锅碗瓢盆。在她的意识深处,自小种下的民间艺术与文化种子已经开花结果。

在大山深处,赵丽娟才能与闫三妮民歌深情对话,穿越时空,深切体验民间传统音乐与现代声乐艺术不期而遇的精彩。

赵丽娟正计划着,把闫三妮民歌搬上崭新舞台,融入现代元素,反映时代心声,把平山县父老乡亲新时代的精气神展现给世人。

合河口,两代音乐人,创造了一段精美绝伦的艺术传奇。

让人感知,这逶迤绵延的大山深处,民歌的梦想仍在继续,民歌的温暖依然在父老乡亲心头亲切传递……

赵丽娟正计划着,把闫三妮民歌搬上崭新舞台,融入现代元素,反映时代心声,把平山县父老乡亲新时代的精气神展现给世人。

赵丽娟正计划着,把闫三妮民歌搬上崭新舞台,融入现代元素,反映时代心声,把平山县父老乡亲新时代的精气神展现给世人。

赵丽娟正计划着,把闫三妮民歌搬上崭新舞台,融入现代元素,反映时代心声,把平山县父老乡亲新时代的精气神展现给世人。

赵丽娟正计划着,把闫三妮民歌搬上崭新舞台,融入现代元素,反映时代心声,把平山县父老乡亲新时代的精气神展现给世人。

心路

心中永远闪亮的煤油灯

□张东伟

我出生在燕山深处的一个偏僻农村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方农村大部分都没有通电,每个家庭晚上照明用的都是煤油灯。

在村里比较富裕的家庭,煤油灯是在供销社买的,多为玻璃材质,外形如细腰大肚的葫芦,上面是个形如张嘴蛤蟆的灯头,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芯调进调出的旋钮,以控制灯的亮度。大部分家庭经济条件差,挣钱不容易,只好利用用过的墨水瓶或药瓶,先在盖上打一个圆孔,然后将白铁皮制成的灯芯插进圆孔里,用棉花或布条作灯芯,在瓶内注入煤油,用火柴点上就可照明。计划经济时期,煤油要按票到供销社购买,因而细心的会过日子的人家不到天黑是不会点灯的。

我们家五个孩子,爸爸妈妈教育我们从小要多读书。尽管我们都不大,白天还是要力所能及地帮着大人干些家务,放猪放驴,或者去打猪草,打柴禾,扫扫院子等,读书做作业就要到天黑以后,饭菜放到炕上,妈妈才会让点上煤油灯,我们几个围坐在饭桌一圈开始做作业。煤油灯燃烧着,会冒出浓黑的烟,等作业做完,鼻孔里会被熏得黑黑的。

妈妈过日子很细,自己干活尽量摸着黑干,能省就省点煤油,可是只要我们几个孩子要做作业时,妈妈会有意地拿针把灯芯挑得大一点,这样灯光会稍微亮一些,妈妈的心里总是怕我们看书费眼睛啊!在我初中三年级那年,心中的目标就是要考上中等师范学校,也好转成非农业户口,吃上商品粮,所以学习特别用功,为了不影响我学习,妈妈让我一个人在厢房一间屋子里学习,为我单独准备一盏煤油灯,在这昏暗的灯光下,每天晚上都要学习到半夜,有时学得困极了,就睡着了,妈妈过来再把灯吹灭。那一年在煤油灯下读书做作业的情景,永远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,那豆粒般大小跳动的微弱灯光,仿佛点亮了我心中的光明和希望。

给我记忆很深的还有煤油灯下妈妈的身影。一家八口人,上有年迈的爷爷,下有我们五个儿女。白天和爸爸忙着地里的庄稼活儿,晚上就是在这煤油灯下干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。一家人的被褥要拆洗重做,衣服要缝缝补补,特别是那个年代,每个人的鞋都是妈妈手工做,在灯光下纳千层鞋底,上鞋帮的样子让我记忆犹新,妈妈在煤油灯下的一天天忙碌,让我们一大家人在那个拮据的年代从来没有受过冻挨过饿,煤油灯下的妈妈带来全家人温暖。

记得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一次全公社小学统一考试,我语文数学都考了100分,要到公社中心校去领奖,还要到台上发言。妈妈为了让我上台领奖光鲜一点,在村代销点买了几尺蓝布,晚上就在煤油灯下连夜裁剪,给我做了一件新褂子,我也边做作业边等着穿上新衣服,直到深夜,妈妈做好了衣服,我穿上试试,特别合身,然后才美美地睡觉。第二天我穿上这新衣服到中心校领奖发言,这成为我童年中的一个美好回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我们村利用青龙河建起一个小水电站,虽然发电量很小,各家仅仅只能安装15瓦的小灯泡,但结束了家家户户点煤油灯照明的历史,煤油灯便永远成为我封存心里的温情记忆。在以后的人生中,每次遇到挫折和苦难的时候,我都会想起那个时候煤油灯的亮光,会为我平添一种冲破黑暗继续前行的力量。

繁星

五月的麦田

□韩树俊

五月的阳光参与后
麦子就开始灌浆了
我走进五月的麦田
却想起了冬日的麦田
想起了童年冬日的麦田

我们排着队
手拉着手
一字排开
一路碎步
踩踏踏实实
把把式告诉我
踩麦地是把麦子的被窝压压紧
别让冬天的风把它冻醒

又进麦田
几十年过去
五月的阳光让麦子灌浆
让谷粒饱满
我在五月的麦田想起童年
为麦子压被子

槐花开了

□朱先贵

槐花开了
触摸花蕊
我听见
心跳发出的声音

这声音
发自于一棵树
也来自一个人

她一直在
反反复复地对我说
一句话
只为奔你而来

随笔

风过,头顶的杨树除了轻摇,不再冷峻孤傲地默不作声,而是用清脆密集的“刷刷拉”欢愉地应和着,昭示芽已成叶,夏已悄至。随后,草木葱茏,清风流淌,将夏天谱成了曲儿。

这曲儿,浪漫、诗意、包容,混着花草香、虫鸟鸣、风雨声、烟火气,有着令人热情追逐的魔力。我也被它鼓动起来,衣衫薄,心飞扬,在火热的时光里,饶有情趣地将耳朵交予自然最美的天籁。

居住的小城,小到可以人鸟群居,不得不说不是一件幸事。夏日清晨,被远山近树传来的“叽叽喳喳”连绵的鸟鸣唤醒,并不恼,反而在习习清风中,乐悠悠地闭眼辨识着是黄鹂还是麻雀,是孤鸣还是合唱,是悲伤还是欢悦。

可辨来辨去,却被鸣声纷乱了方寸。不辨也罢,聆听静享就是了。只听得,那鸣声或引吭高歌,或低音回旋;或单声悠长,或连声婉转。虽看不到鸟的踪影,叫不出鸟的名字,听不懂鸟的语言,但这真的是最动听的音乐,是故乡童年记忆的回响,只觉得浑身每个细胞都跃动起来,循着鸟鸣的方向和节奏,自由奔跑在清丽明快的小城。

蝉声常在午后响起。随夏而生的蝉,不知栖在公园或街旁的哪棵树上,也不知它们是否真的因难耐这酷热而长鸣。反正,我只一听闻蝉声荡漾,便觉得

热浪来袭,不愿动弹,竟忽地听出些“岁月已逝、时光不再”的哀叹。

穿城而过的大河,涨了体量,“哗哗”的流水声变得浑厚沉闷了许多,有了奔腾的气势和深邃的城府。黑夜,我不敢靠近,只远远地静听“水声伴蛙鸣”。那呼朋引伴一起欢鸣的青蛙,该是藏在芦苇、水草间,或趴在浮石、沙滩上,仰起脖,鼓着肚,卖力唱出从蝌蚪变青蛙的胜利欢歌,或是青蛙王子不甘寂寞的爱情宣言。

在单位值夜班,千防万防也未能防住从门缝狡猾挤进的小蚊子。夜深,想静心入眠,怎耐那“嗡嗡——”的蚊声,却被寂静无限放大。虽一两只,却被搅得心烦意乱。有时飞到脸上、耳畔,我“啪”地给自己一个耳光,片刻蚊声又起。

下次,提早燃起了蚊香,青烟缕缕间,蚊声不再响起,却又不知何时跑进一只蟋蟀。好在那“唧唧吱吱”的叫声并无“杀伤力”,倒也清脆悦耳,虽一时无法安眠,却也乐意与其共处一室。它应该是躲在柜子底下的角落里,不停地摩擦双翅,进行它的“独奏音乐会”。

夏日交响曲

□张金刚

雨是夏的常客,且暴风骤雨居多。“隆隆”的雷声由远及近,在头顶竟张狂成“咔咔”的炸响,火龙般的闪电曲曲折折,也似带着声响。“呼呼”的风声由疏到密,吹得枝叶左摇右晃,“哗啦哗啦”;吹得街道杂物纷飞,“叮叮咚咚”。豆大的雨滴敲得雨棚、玻璃、大地“叮叮咚咚”直响;大雨很快来了,还夹着冰雹,“哗哗”的雨幕将天地连接,驱散了行人,模糊了万物。我躲在安宁的屋内,听着风雨,隔窗望向混沌的人间,不由担心:担心有人困在暴雨中不得归家,担心农人的庄稼被狂风冰雹袭击得一片狼藉,担心远山深谷涌起洪水……

雨过,地面淌起“哗哗”的小河,不知流向何方;屋顶积水扯出的檐溜儿“滴滴答答”,汇入小河。出门看水的人群,熙熙攘攘,谈论着这场雨的大小、致灾的轻重;驱车穿行的人们,车轮“刷刷”地腾起一道道水浪,又瞬间落下,消失。

当然,夏雨并非都是这般暴脾气,也有温和的连阴雨,下下停停或昼夜不歇。此时,我愿独坐廊下,捧书闲读;或望着街景,静心听雨。因了极具画面感与韵律感的“雨打芭蕉”,我竟感觉雨落

敲响的所有,皆是翠绿“芭蕉”,皆是人间美好。我更愿与家人在“哗哗”雨声的协奏下,奏响“锅碗瓢盆交响曲”与“家长里短小夜曲”,继而如白居易那般“卧听灯灭后,睡美雨声中”。

早市趁凉快开得早,却没有一声从街巷传出的吆喝。无声亦是繁华,挨挨挤挤的摊位就在那里,走着瞧!最爱听操着不同地域腔调的摊主自夸:“这玉米、豆角、辣椒、桃子,都是顶着露水刚摘的,新鲜着呢!”卖西瓜的大叔,托起一个硕大的西瓜,在耳边敲得“嘭嘭”响,似在说“不沙不甜不要钱”……

夜市趁凉快收得晚,人声嘈杂中混着音乐与香味,混着欢喜与惬意,全是值得眷恋珍惜的人间烟火。烧烤摊前,彩灯闪烁,歌声悠扬,三五好友沐着清风、夜色,围坐品尝喷香的烧烤、清爽的啤酒、应时的果蔬,畅怀闲聊曾经的过往、难熬的当下、未知的将来……

这个夏天,每个夏天,我们都是美妙动听盛夏之声的聆听者,更是创作者。夏声起,激情亦起,闲情也起。我愿心怀热烈,过好生活,拥有一个又一个多彩、走心、难忘的夏天。